

纪念
安徒生
诞辰
200
周年

【丹麦】安徒生／著
刘季星／译

即
兴
诗
人

安徒生精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安徒生精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即兴诗人

「丹麦」安徒生\著
刘季星\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即兴诗人 / [丹] 安徒生 (Andersen, H. C.) 著; 刘季星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40-7

I. 即… II. ①安… ②刘… III. 自传体小说—丹麦—近代

IV. I53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433 号

书 名	即兴诗人
作 者	[丹] 安徒生
译 者	刘季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策 划	戴 东
责任编辑	戴 东 赵永颜
责任校对	尹利青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71 千字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40-7/I · 3795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章:我童年时代的状况 / 1

第二章:参观地下墓窟。我加入了唱诗班。可爱的小天使。

即席表演 / 9

第三章:津扎诺的花会 / 22

第四章:佩波舅舅。斗兽场之夜。忠告 / 34

第五章:大平原 / 43

第六章:初进博格塞公馆。童年时代生活的终结 / 53

第七章:学校生活。哈巴斯·达达。《神曲》。法官的侄子 / 62

第八章:愉快的和不愉快的相见。小修女。犹太老人 / 78

第九章:犹太少女 / 88

第十章:一年以后。罗马的狂欢节。歌唱家 / 96

第十一章:“意外的救星”伯纳尔多。《一幕正歌剧的彩排》。

我的初次即兴表演。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 113

第十二章:大斋期。阿莱格里在西斯廷礼拜堂内念赞美诗。

拜访伯纳尔多。安侬齐雅达 / 137

第十三章:名画陈列室。更准确的说明。复活节。我的历

史转折点 / 152

第十四章:教皇城的农民。土匪窝。我的命运女神 / 164

第十五章:蓬蒂内沼泽。泰拉奇纳。旧时相识。鬼阿哥的家乡。

加埃塔防波堤的橘园。那波里太太。那不勒斯 / 181

第十六章:痛苦和安慰。与那波里太太的更加亲近。

一封信。我误会了她吗 / 199

第十七章:漫游赫格兰尼姆和庞贝。维苏威火山上的黄昏 / 214

第十八章:不期而遇。我在圣卡洛剧院初次登台演出 / 226

第十九章:桑达。火山喷发。老朋友 / 238

第二十章:帕埃斯图姆之行。希腊的神殿。盲姑娘 / 254

第二十一章:阿马尔菲的奇遇。卡普里岛的蓝窟 / 266

第二十二章:回家途中 / 288

第二十三章:教育。小修女 / 294

第二十四章:多米尼卡老人。发现。涅比之夜。水手的情歌。

威尼斯 / 319

第二十五章:风暴。银行家宅中的晚会。波德斯达的外甥女 / 334

第二十六章:歌唱家 / 348

第二十七章:波奇奥。安侬齐雅达。玛丽亚 / 361

第二十八章:维洛纳的著名遗迹。米兰的大教堂。拿破仑凯旋门

下的邂逅。梦境与现实。蓝窟 / 376

译后记 / 397

第一章

我童年时代的状况

凡是到过罗马的人都非常熟悉巴尔贝里纳广场，广场中央有个美丽的喷泉，几个特里同^①把装着喷嘴的海螺壳里的水都放光了，水柱仰喷，高达几英尺。凡是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无论如何，总也看过它的铜版画，可惜这些铜版画上没有刻出费利切街转角上的一所房子。——这是一座高楼，有三根水管伸出墙外，水从管子里喷涌而出，流到一个石砌的池子里。这座高楼与我的关系非同寻常：我就是在楼里出生的。如果我要回顾幼年的生活，那么有如此之多的美好的往事在等待着我，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当我在考虑一生所经历的有趣的事情时，我更不知道哪些应当先说，哪些是不必要的细节不值一提，哪些又是应当绘声绘影地全盘托出的。我觉得有趣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同样欣赏。我愿意真实而直率地叙述长篇的故事，但是同时，我的叙述中是少不了铺张和浮夸的。——这可恶的虚荣心，这对于热闹的喜

① 特里同，希腊神话中海神的儿子。

好，还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如同一朵花那样开始萌芽，又如同福音书中提到的芥菜种那样，长出的枝条已伸进了天空，成了一棵大树了，我的喜好就在大树枝头筑了窝。

我最早记得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事，那时我六岁，常常同几个孩子在嘉布遣会的教堂旁边玩耍，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小。教堂的门上钉着金属的小十字架，正好在门楣的中间，我伸手可以摸到它。我们的母亲常常带我们从大门出入，她们每次总把我们举得高高的，让我们吻一下这个神圣的标志。一天，我们几个孩子正在玩耍，年纪最小的一个孩子问道：“为什么那个叫做耶稣的孩子不下来跟我们一起玩？”我装得十分聪明的样子回答说，耶稣真的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的。我们都走到教堂的门底下，虽然周围没有人，我们都想要像妈妈教导我们的那样去吻他。可是我们够不着，有个孩子便把另一个孩子抱了起来，想让他去吻耶稣，当他撅起嘴想去吻的时候，抱他的孩子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的嘴唇刚要接近那不可见的孩子耶稣，他就落到了地上。这时候我的妈妈刚好路过这里，她看到了我们玩耍的这个场面，就叉着手说：“你们这几个孩子真是上帝的天使啊！你可真是我的天使啊！”她向着我又说了一句，吻了吻我。

我曾经听她同邻居说起我是个纯洁的天使，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使得我的天真无邪之心开始减色——爱慕虚荣的芥菜种子从那里吸收了第一道阳光。大自然赋予我一种高贵的忠诚的性格，而我的好妈妈却让我意识到了虚荣。她让我显露了我的真实的和她所设想的天赋，从没有想过它们是和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同时存在的，如同与蛇怪同时存在一样，它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也会死去。

嘉布遣会的一个修士，马尔蒂诺师父，是我母亲的忏悔牧师，她也告诉他我是个多么虔诚的孩子。我的确能背诵几篇祈祷文，虽然我不懂得它们的意思。他对我很好，给了我一张画片，上面画着圣母玛利亚在痛哭，泪水像大雨般落在地狱里熊熊的烈火上，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灵魂乘机喝了一口水。他带我进入修道院，开阔的回廊围着一小块甘薯地，里面长着两棵柏树，还有几株橘子树，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宽大的走廊上挂着已故修士的肖像，一张连着一张。每间密室的门上贴着绘画，画的是殉教者的生平事迹。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如同后来我欣赏拉斐尔和萨尔托^①的名画一样。

“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他说，“现在你可以看看死人了。”

这时他从廊上走下几步，打开了甬道的一扇小门，我们拐了进去。我发现身边都是骷髅，一个叠着一个，堆成了两面墙似的。这里还有几个小礼拜堂，有正规的壁龛，里面放着当年名重一时的修道士的完整的骨架，裹着棕色的道袍，手里还拿着一册祈祷书或者一束枯萎的花。祭坛、枝形吊灯，以及各种骨制的装饰品，连同人体关节的浅浮雕，显得十分可怕而令人厌恶，我得到的整个印象也是如此。

我紧紧地挨着这个修士，他正轻轻地在祈祷，然后他对我说：

“我有时还睡在这里呢，你愿意来看我吗？”

我一言不发，心惊肉跳地看着他，又扫视了一下我站着

^① 萨尔托，意大利画家。

的这个奇怪而可怕的场所。把一个孩子带到这样的地方来是很愚蠢的，一切都叫我目瞪口呆，直到走进了他栖身的小房间才缓过气来。房间里充满鲜艳的色彩，窗子上挂着悦目的黄澄澄的橘子，又贴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她在天使们的簇拥下飞进了明亮的阳光之中，她曾经小憩过的墓地上，堆满了成百上千朵鲜花。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修道院，它给我的印象很长时间无法驱除，至今仍然十分鲜明地在我眼前晃动。我觉得这位修士是非常特别的人，与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完全不同。他与死人做伴，死人身上披着棕色的道袍，与他几乎一模一样。他知道不少故事，能够叙述圣徒的生平事迹和奇异的见闻，加上我的母亲对他的圣职所表示的虔诚的态度，使得我开始考虑要不要也做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我的母亲正寡居在家，除了缝补所得以及出租我们以前所住的大房间有些收入以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这时我们母子二人住在屋顶下一间小阁楼里，有个年轻的画家名叫费德里戈的，租着我们的大房间，我们把它叫做“公馆”。他是个富有生活乐趣的活泼的年轻人，来自遥远、遥远的一个国土，据母亲说，那里的人根本不知道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孩子耶稣的事；也就是说，他来自丹麦。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语言，当他听不懂我的说话时，我还以为他是聋子。因此我要同他说话，就拼命地叫喊。他对我以笑脸相迎，常常拿水果给我，并给我画士兵、马匹和房子。我俩很快就混熟了，我非常喜欢他，我的母亲也常常说他是派的人。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听到母亲与修士马尔蒂诺师

父的谈话,使我对这位画家产生一种伤感的情绪。我的母亲想要弄明白这个外国人会不会真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这个人同别的许多外国人一样,”她说,“的确是非常老实的人,绝对不做坏事。他们对穷人都很好,肯施舍,而且有固定的时间。不,我的确常常觉得他们与我们许多人不一样,他们不是罪孽深重的人。”

“是的,”马尔蒂诺师父回答说,“你说得很对,他们大多是好人。可是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你看这个鬼王,它在上世上到处流窜,知道异教徒有时候愿意归顺于它,就不去唆使它们,因此他们很容易成为真诚老实的人,也很容易改邪归正。相反,一个优秀的天主教徒,上帝的孩子,魔鬼就会千方百计一刻不停地诱惑他,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有听凭它摆布的份儿。可是,真像有人说的,异教徒既不受肉欲的挑逗,也不受魔鬼的诱惑!”

我的母亲对此无话可说,只为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却哭了起来,因为他会被永远打入地狱,我认为这是天大的罪恶,残忍之至。——他是这样一个好人,又为我画了这么漂亮的画。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扮演过重大角色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佩波舅舅,一般人都叫他“凶神佩波”,或者“西班牙台阶之王”^①。他每天都到那个台阶临朝听政。他天生双腿萎缩,一直盘在身子底下,早在儿童时代就用两手落地行走,动作极为灵活。他的手上有一个木架子,紧紧绑在一块木板

^① 西班牙台阶,罗马市内地名。从西班牙广场通向平奇奥山的一道宽阔的石砌的台阶,共有四段,是罗马及周围地区的乞丐聚集之地。——安徒生注

的两端，他就利用这种装置行走自如，同两腿健壮有力的人几乎不相上下。前面说过，他每天坐在西班牙台阶上，从来不直截了当地开口乞讨，却向每个过路的人大声喊叫“早安！”脸上还带着狡黠的微笑。他一直到喊到太阳下山夜幕降临为止。

我的母亲不大喜欢他。不，老实说，她甚至觉得有一个亲戚很没有面子。不过，她时常同我说，为了我的缘故，她才跟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的箱子里藏着东西，是必须留意的；如果我也与他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只要他不把财产捐给教堂，我就是他的惟一的继承人。按照他的为人之道，他对我也有某种兴趣，虽然我从没有感觉到同他接近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有一回我亲眼见到这样一个场面，使我对他产生了恐惧之心，同时也暴露了他的秉性。台阶的最下面一级，坐着一个年老的乞丐，两眼失明，他把小铁皮盒子在地上敲得啪啪地响，求过路的人往里面丢钱。不少人经过我舅舅面前都没有理睬他的狡黠的微笑和挥舞帽子的动作，双眼失明的老人反而因为一言不发得到更多的施舍——行人愿意给他钱。过去了三个人，第四个人来了，又丢给他一枚硬币。佩波再也无法忍受，我看他像条蛇一样游了下来，朝着老人脸上打了一拳，把钱和棍子都抢走。

“你是贼！”我的舅舅大叫，“想要偷我的钱——你还算是规矩人吗？看不见！这就是他的毛病！就这样子，还敢从我的嘴里抢面包吃！”

我不想再听下去，也不想再看下去，奉命买了一瓶酒赶快回家。每逢重大的节日，我常常被迫随同母亲上他家去探望，我们总带着礼物或者别的东西——不是新鲜的葡萄，就

是蜜钱苹果，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上等的奢侈品。我又不得不去吻他的手，喊一声“舅舅”，然后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给了我一枚小钱，常常附带着教训我几句，例如不要马上把它花掉买饼子吃，要放在手里天天看着，因为如果把它花掉了就身无分文，否则，我的口袋里总是有钱的，等等。

他住的房子又黑又脏，有一间小屋根本没有窗子，另外一间小屋的窗格子玻璃不是破的，就是补的，一直到天花板差不多都是如此。屋里没有家具，除了一只大箱子之外——这只箱子大概是当做睡觉的床用的，另有两只木桶，他拿它们存放衣服。每次要我到他家去，我总会大哭一场；虽然母亲极力劝我对他应当装得十分亲热，可是一旦想惩罚我时，常常拿他当做妖魔鬼怪来恐吓我，说是要把我交给邈里邈远的舅舅，同他一起坐在台阶上，帮他干活，比如唱个歌什么的，也挣一两角钱。她确实是这样说的，不过我知道她绝对不会这样做，我是她的心肝宝贝。

我们对面那一家的墙上挂着圣母像，面前有盏灯，经常点着。每天晚上，为圣母玛利亚祈祷的钟声敲响时，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就在她面前跪下，高唱圣母和可爱的圣子耶稣的赞歌。她们二人都披挂着丝带、珠子和银心，在摇晃的灯光下，我常常觉得母子二人都在走动，并且朝着我微笑。我的歌声特别响亮，清楚，大家都说我唱得好。有一次，一对英国夫妇站在旁边听我们唱歌，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做丈夫的给了我一枚银币。我的母亲说：“这是因为你的歌声优美动听。”但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多少烦恼啊！以后我在圣母像前放声歌唱的时候，心里想的就不单单是她了。不！我还想着有没有什么人在旁边听我的优美的歌声；而当我经常这样想

的时候，心中充满悔恨，并且害怕她会发怒。因此我以纯洁无邪的心在祈祷，请求她大发慈悲，不要责怪我，原谅我这可怜的孩子！

晚间的合唱也是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交往的惟一机会。我的生活很平静，完全沉浸在自己制造的幻想世界里。我常常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仰面看着窗外，看着那奇妙而明亮的蔚蓝色、那意大利的天空，看着太阳下山时满天颜色的变化，那些云彩在金光中游动，边缘被染成了紫色。我常常想着远远地飞离奎里纳尔山和这些房屋，到大松树林里去，它们站在火红的地平线上，好像一个巨人的黑影。从房间的另一边望出去，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景象。那边有我们家和邻居的院子，非常狭小，四周被高楼团团围住，而且庞大的木栏杆阳台几乎把头上的天空也封闭了。每家院子中央都挖了水井，用石块砌了井壁。水井和外墙之间所剩的空地，只能容下一个人绕着水井走一圈。我从窗口向下看，只能见到两口深井，井口完全被茂密的枝叶遮住了。我们把这些树枝叫做“维纳斯的头发”，它们披挂下来，消失在黑暗的深渊之中。这使我觉得好像看到了地心的深处，在想像中画出了几幅奇异的图景。这时我的母亲在窗子上插了一大把树枝，暗示我那里结的果子是让我享用的，别掉下去落到井里淹死。

不过现在我想说一件事，当我的生活日趋复杂化之前，这件事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中止我的叙述的。

第二章

参观地下墓窟。我加入了唱诗班。可爱的小天使。即席表演

我们的房客是个年轻的画家,有时带我出门作短时间的散步,当他停下来画速写时,我是不会去打扰他的。画完以后,他会同我聊上几句,开开心,因为这时他能听懂我们的语言了。

有一次我们两人去参观库里亚·霍斯蒂利亚^①,这里有几个很深的洞窟,一片漆黑,在古代是斗兽场关野兽的地方,常常把无辜的俘虏也投进去,供凶猛的狼狗和狮子充饥。隧道是漆黑的,为我们引路的修士不断地用燃烧着的火把敲着墙壁。水槽里贮满了水,清澈如镜,——是的,清澈见底,游人不得不用火把在水面上晃动一下,以证明这是满满一槽水,而且快要溢出水槽,再也没有贮水的空间,刚才只是由于水的清澈而引起的错觉罢了。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因为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

① 罗马的一个区。

“我们要进山洞里去吗？”当我看到街尽头斗兽场那高大的身影时，就问他。

“不，到更开阔的地方去，”他回答说，“你会看到好东西的！我也要画一张你的像，我的好伙计！”

我们就这样一直向前走，在粉墙的夹道中，在围着篱笆的葡萄园之间，在浴场的废墟上，一直走出了罗马城。太阳在熊熊燃烧，农民用青枝绿叶在马车上搭了个棚子，当马匹自由自在地慢步前进，并伸出嘴巴从旁边挂着专供它食用的干草中扯出一把来大嚼时，他们就躺在棚子底下睡觉。我们终于来到了埃格里亚洞窟，便在洞中休息片刻，吃早点，拿石缝中流着的清清的泉水兑着葡萄酒喝。洞内的墙壁和拱顶都涂成悦目的绿色，如同挂着丝绒的壁毯一样。洞窟入口处则爬满了厚重的常春藤，犹如卡拉布里亚山谷葡萄园里的浓密的枝叶。

离洞窟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有过一座小房子，因为现在它只剩下了几处残垣断壁；它建在通向地下墓窟的一条下坡路上。大家知道，这些地下墓窟在古代是连接罗马与周围城市的通道，尽管近年来它们之中有一些已经损坏，有一些又被修复，成了盗贼和走私犯的藏身之地。当时有两条通道可以进入圣塞巴斯蒂安教堂，一条是穿过它的地下墓室，另一条是通过这座颓败荒凉的房子。我依稀记得我们是从后一条通道进去的最后两名游客，因为在我们这次探险之后不久，这条通道就被封闭了。现在只剩下了另一条通道对外国人开放，但必须由修士引领才行。

在地下深处，在松软的火山岩上挖出了四通八达的隧道，它们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形状又大同小异，即使是那些

能够掌握大方向的人也会因迷路而惊慌失措。我对于整个活动毫无所知,而画家却毫不犹豫地领着我这个孩子走了下去。他点燃了随身携带的蜡烛,把另外一枝放进口袋里。他又把一个线球紧紧地绑在我们下隧道的入口处,于是我们的探险宣告开始。隧道一会儿显得很低,我只能弯着腰走路;一会儿又很高,可以与教堂的拱顶相媲美,到了十字路口,又扩展成为一个广场。我们经过一个圆形的大厅,大厅中央还有一个石砌的祭坛,这里曾经是遭到异教徒迫害的早期基督徒秘密礼拜的地方。费德里戈告诉我,有十四名牧师和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教徒埋葬在这里。我们把蜡烛凑近棺材的一条宽阔的裂缝,看见了里面发黄的尸骨^①。

我们再向前走了几步就站住了,因为我们的线团已拉到了尽头,它牢牢地结在纽扣洞里。他把蜡烛插在石头缝中间,动手画一幅地道的速写。我紧挨着他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他要我两手抱胸,两眼平视前方。蜡烛即将点完,新的一枝就放在手边;此外,他还带着火绒盒子,万一蜡烛熄灭可以随时把另一枝点着。

在这一片漆黑而又错综复杂的地道里,我的想像表现为千百种形态。四周静寂,只有岩壁的滴水发出单调的声音。当我这样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的朋友,这位画家,突然怪里怪气地大叫了一声,吓了我一跳。他急得团团转,每次蹲下来似乎都去捉地上的什么东西;后来又把另一枝蜡烛点了起来,再在地上摸索。我被他这种古怪的行动吓着了,哭着

① 这里的墓碑没有任何装饰,相反,在那不勒斯的地下墓窟里,还可以见到圣徒的画像和碑铭,但做工极为粗糙。基督徒的坟上画一尾鱼,希腊人的墓上则刻着耶稣基督、圣子、救世主三个词希腊文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安徒生注

站了起来。

“孩子，看在上帝份上，好好坐着别动！”他说，“看老天爷份上！”他继续在地上乱摸。

“我要到前面去！”我大声喊叫，“我不要坐在这里！”然后我捉住他的一只手，把他拉了过来。

“孩子，孩子，你是个好孩子！”他说，“我给你几张画，几块饼，——这里，还有钱！”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包里的钱全都给了我。我发觉他的手是冰凉的，全身在发抖，这使得我更加惊慌，开口喊妈妈了。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拼命地摇动，他说：“你要是再闹，我就打你！”然后拿出手帕缠住我的手臂，牢牢地拉着我，但立刻弯下腰使劲地吻了我一下，把我叫做他的小弟弟安东尼奥，又附在我的耳朵边上说：“你也该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了！”

“是线团不见了吗？”我问。

“我们会找到它的——我们会找到它的！”他说，继续在地上搜寻。这时，蜡烛终于完全烧尽，另一枝蜡烛由于不断地在移动，融化得很快，已经烧着他的手指，这使得他更加担忧。丢了线团，完全没有可能找到回家的路了。每走一步路只会使我们陷得更深，没有人可以挽救我们。

在徒劳无益的摸索之后，他躺在地上，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他说：“你这孩子好可怜啊！”我立刻放声大哭，看样子我是再也不能回家了。他在地面上躺着，把我紧紧地抱过去，我的手被他压在背后的沙地上，手指无意中触到了一根线。

“在这里！”我叫了起来。

他捉住我的手，真的是大喜若狂，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确确系在这根细线上。我们得救了。